

愛的召喚

愛薇著

南馬文藝研究會出版

南
風
文
藝

謹以此書

獻給所有為愛作出奉獻的人



部
字

到
以
心
心

到

到
培
芳

黃
夫
明

到
映
真

在
漸

到
瑞

到
情

到
情

到
情

到
情

到
情

目次

- 2 序——好書大家讀/方北方
- 10 閃耀着理想光芒的作家——陳映真
- 26 關心人，關心社會的作家——黃春明
- 44 誰是“張老師”？
- 56 劉以鬯與新馬報界的一段因緣
- 64 散播書香的人——杜漸的書評及翻譯成就
- 80 春風化雨又一章——阿濃與“問題學生”
- 94 善于偷時間的作家——我寫東瑞
- 104 忠揚：對新馬文藝，我是一往情深
- 124 雷亞勝博士與留學生的一段“情”
- 134 要展示，不要訴說——劉培芳的採訪感受
- 150 點滴在心頭——張一倩印象記
- 162 作家與時代——聽濫梓川談文壇往事
- 174 百體書法家——鄭一峯談書藝
- 198 後記

—

深具现实意义的概括手法、可写多方面体裁的新马著名作家爱薇女士，紧接去年出版的《生命的另一个起点》一书之后，今日又将她的报导文学结集《爱的召喚》新著印行了。

这是出版界的好现象！

因对作家的思想的成熟和丰收来说，不是好多人可做得到的。因此除了说明爱薇女士写作勤快，也证实在本地作品滞销的今日，读者对爱薇的《生命的另一个起点》一书感受才不久，对她又有新书的需求。

难怪距离去年爱薇的著作出版不久的日子，如今又须有新著应付市场的需要。至于她的早年所印行的作品，诸如《雁过留声》（报导文学）、《腐烂与燃烧》、《面对青山》、《正面·反面》（散文集）、《晚来风急》、《落日故人情》、《小镇的故事》（小说集）、《姗姗日记》、《小野马》、《小羊的

序

黎明》(儿童文学)等等，找遍书肆再也买不到了。

足见爱薇的创作深受欢迎，从而反映作者的思想活泼、写作勤快，对这位从事笔耕超过廿年的中年作家，不能不说是件好事。

其实知名度高的作家而深受读者欢迎，新书一版再版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最好的说明是他们具有分量的创作正活在大多数读者的心里。

作者的创作能活在读者的心里，对他的才华可暂按下不说，然而成名作家起码，是具有下列鲜明突出的条件：

(一)真诚的爱心；(二)丰富的感情；(三)美学的思想；(四)献身的决心。

一

资深多能的著名作家爱薇，在我看来，她的创作收获，的确是从那些良好的条件中取得的，这可从她的许多作品中看到：

(一)人性动人处，就是有“奉献”的爱心。孟子之所以说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正说明缺乏本性的动物，不可能是真正的人。

因此具有爱心的人，可以完成一般

序

人所不能完成的大业。从事写作的，倘若没有“奉献”的爱心，所写的不一定是创作；更不必谈到儿童文学创作了。

所以优美的儿童文学，一定是作者的爱心的寄托。

爱薇本着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爱心，献身于儿童文学创作；通过儿童文学的内容和形式，发挥人类爱的精神。她的《姗姗日记》、《小羊的黎明》、《小野马》等，或通过人物、或通过动物，反映至善的人性和正确的生活意义，这正是她的母爱透过儿童文学的再现，也正是她知名度日见提高的条件。

(二)文艺体裁之一的诗歌，如不能使读者感动，不算是好诗。小说创作也是这样。所以作品的内容经过艺术处理之后，必须具有浓厚的感情；作者也必须是第一个受感动的读者，不然，别人一定也不可能受感动。不能感动读者的作品，即使是名家所写的，也不算是好创作。

爱薇的《落日故人情》与《小镇的故事》，都是以感情作为反映的基础；写现代男女婚姻结构的矛盾与和谐各种精神面貌，使人读过有认同的感受而产生不寻常的激动。尤其作者已是中年妇女，深具如意与不如意的婚姻经验，写

序

来入情入理，切合人性的发展，也就感人至深。

而《小镇的故事》，由于具有现实意义，虽是截取现实的横断面，但立竿见影，正是整体社会的概括再现。方修先生书前的一首七律：

小鎮風光異舊年，狄高舞曲千家傳。
股風陣陣發財夢，冷巴轉轉大集團。
尚有榴槌殮饕餮，更無義塾繼歌弦。
清明祭掃知何處，華屋滿山失墓田。

不是《小镇的故事》内容感人处的写照吗？

（三）美固然是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，却是人生追求真善的最高目标。可见美是为人生而存在。

有人类爱心的作家，由于热爱美、追求美；便渴望天下万物都能达到美的境界。所以鲁迅先生说“美乃是为人而存亡”。这正是大作家重视美的社会观念。

原来具有正义感的作家，在审美实践过程中，由于认真追求美而为美的人生进行创作。即使反映的是自然美，也将是渴望美的实现的暗示。

可见作家必须具有美的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，写出的作品才具备改变人

序

生的社会价值。因为喜欢美的希望是一种存在；有了存在，就有了希望，有了希望，美好的社会便有实现的一天。所以大家都说：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

爱薇的散文几乎处处流露对美的呼唤和要求诸如《正面·反面》、《腐烂与燃烧》、《面对青山》三书，不论对事物的描写，或反映教育工作者的情怀，或通过生活的刻划，字里行间，无不因对远景的寄托而突出美的渴望。所以说名作家必定是具有美学的思想。

④爱薇在六十年代初期加入文艺行列，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，还是以一贯不懈的持久精神从事写作，原因是她天生具有坚强的文艺细胞。

我一直看着她的文艺细胞分裂、成长、发展开去。诸如她的学生时代，在高中那一阶段，主持壁报编务的认真精神，是很少的同学所能有的。但好多同学在她的认真的感召之下，壁报的会员日见增加，形成中化中学的文化风气特别旺盛。她在作文课中的作业，虽然很快就交卷，可是文字流畅、内容可观；具有突出的文艺气质。

难怪她一踏上文艺大路，不论远近出版的学生刊物、文艺杂志，或报纸副刊，甚至跨国的文学杂志，诸如新加坡、

序

香港、台湾各地的文艺刊物，都有发表她的作品。

由于爱薇的知名度日见提高，使她结交了好多文友，也促使她旅行各地，访问不少知名的作家，从而加强了她对文艺运动的认识；在她了解作家们如何走上艰辛的创作道路，而献身于文艺运动；她面对现实，为董总出版组负责主编一份是目前教育界所重视、而销数突破全国出版刊物记录的《中学生》辅导读物，为华文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高的收获。

爱薇的这份精神劳动的结晶，对她从事文艺工作的评价是令人所激赏。因此，认为她具有献身写作的决心，也是她的知名度日见提高的条件之一，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三

今日读者手上的这本《爱的召唤》，是爱薇女士继八三年出版的第二本反映作家生活风貌的报告文学，具有涤新写作人旧观念的一定力量。

报告文学的内容，描写和反映的对象，范围极广，它配合时空的新闻价值，反映真人实事，生动地发挥文艺的力量，

序

针对好人、坏人；或英雄事迹，或叛徒的劣行，刻划人类的心态和神貌，反映现实中令人痛伤的真相，彻底批判各种不能使人容忍的社会病情；使作品充满积极意义，从而引起读者深刻地注意和了解生活的污点与社会的趋向，自发地下决心适应时代的要求，让时代的洪流冲走所有的陋习与罪行。

因此报告文学反映新时代所赋予的新生精神，使人勇于检讨过去，策励未来而走上新的生活征途。所以好的报告文学反映的生活题材，必定从社会现实取得新的艺术成就而传达时代的信息和声浪。

《雁过留声》是作者访问新马港台知名作家如何为华文文学从事创作，从而反映他们的文艺观和精神面貌；希望通过作家的心态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作为对他们的作品增加理解和提高学习的认识，而补新闻报导的不足与受特权阶级和具有偏见者所控制的偏差。

不过爱薇的《雁过留声》是写好人好事。不能否认：现实主义文学所刻划的“暴露”多过于“发扬”。其实好人和好事也必须多加以发扬，否则涤不净旧社会的真面目，因此正与邪应作出对比而提高新形象的典型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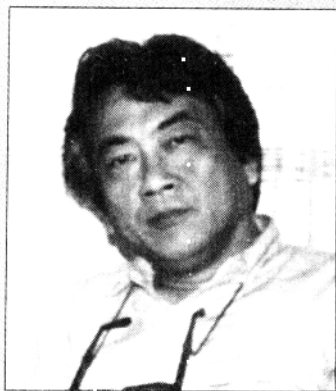
序

新书《爱的召唤》也是反映好人和好事，诸如《闪耀着理想光芒的作家——陈映真》、《散播书香的人》、《春风化雨又一章》、《关心人、关心社会的作家——黄春明》、《十四年磨一剑——访甄供》等等都是使读者拓广文艺新路，使写作人探讨新认识的好报告文学。读过之后对陈映真、刘以鬯、甄供、刘培芳、忠扬、杜渐、阿浓、黄春明等都会产生新的认识，而使自己更认真地面对生活。所以这将是写作人应读的一本好书，是为序。

八九·五·四·

閃耀着理想光芒的作家

——陳映真



搞創作，對於我是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過程。寫作則是爲了使那些絕望的人重新充滿希望，讓那些因失敗受挫的人重鼓鬥爭的勇氣，使受凌的人重獲自由與尊嚴。

——陳映真

低沉、缓慢的语调，庄重的神色，我在考虑是否适用“悲天悯人”这句形容词加诸于眼前这位一度失去自由的作家——陈映真。

原名陈永善的陈映真，台北县永和市人，陈映真的笔名是为了纪念他在九岁时夭折了孪生兄弟，今年刚好五十岁。

二十多年来，他以“陈映真”的笔名写小说，而“许南村”则用于写评论及随笔的笔名。作家用另一个笔名写文章来评论自己，在中外文坛上，似乎比较少见。而更难得的是，在评论自己时，作者并没有刻意标榜自己，美化自己或抬高自己，相反的，从字里行间，我们却能深深感受到作者的一份真诚、冷静与客观的精神。

如在《试论陈映真》一文里，他对自己进行了自我严格的批判：

“因为中落的挫辱而把自己关闭起来的陈

映真，竟至于连母亲似的故乡也避忌了。这种不健康的感伤，正显示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的，过份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现实的性质。”

陈映真不但分析了自己，而且还分析了在社会地位上和他同属于同一类型的“市镇小知识分子”们诸色人等的特点。

1977年的“乡土文学”论战中，陈映真和王拓等人，曾被指名攻击的对象。然而，在确立台湾现实主义文艺方向所起的作用，对“乡土文学”的大力推动，在创作上的显著成就，使他在当代的台湾作家行列中，占有重要的位置，主要原因是他的作品，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真。

五月底，陈映真受邀前来新加坡参加“第三届国际文艺营”，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台湾作家——黄春明。由于机会难得，在商得四位作家同意下（除了陈、黄两位外，还有香港的李怡及戴天），一项由“大马华人作家协会”、《南洋商报》及“大马文化协会”三大文教团体共同邀请下，他们联袂出席了六月五日及六日假《南洋商报》礼堂举行的“国际文艺

座谈会”。

由于时间短促，节目频繁，好不容易得到黄春明及陈映真的特别安排，让我有机会与他们作了一项简短的访谈。

以下是笔者于六月六日在酒店与陈映真的一些谈话记录。

因為要寫，所以寫

一打开话匣子，我先以半认真、半打趣的语调对陈映真作了下面的“开场白”：

“有人曾经这么说过：如果有谁对台湾当前的社会情况比较关心，可以向他推荐陈映真的作品，你听了，可有什么感受？”

对方神色一愣，不觉有些意外，随后笑了笑，谦虚地说：

“真的有人这么说过吗？我倒是第一次听到。这对我太过褒扬了，使我有点受宠若惊，如果真的有人说过这样的话。”

陈映真说完，将两手交叉，继而放在腹部上，换了一个较舒服的坐姿，然后简略地谈到他对写作的一点感受。

“最近我刚完成了一个五万字的中篇《赵南栋》，这也是自1983年停笔以来的第一篇小说。曾有人对我暂时搁笔作了一些猜测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如果有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：我只想全心全意去搞《人间》这一本杂志。

“所以，我的写作情况是因为要写，所以写，而不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问题在翻滚逼着我去写，这样的结果，可能可以从较理性的题材去出发。搞创作，对于我是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。写作则是为了使那些绝望的人重新充满希望，让那些因失败受挫的人重鼓斗争的勇气，使受凌辱的人重获自由与尊严。

“我写作为的是人类解放。消除不平等、非正式的精神与物质的压迫。”

陈映真也毫不讳言地表示，他对台湾有很多的意见，很多的观察，他认为如果单纯为了表达意见或观察，方法很多。那就是：你可以通过写书，可以演讲，可以写小册子。但是，如果你想将它变成小说，你就要在艺术上使它变成一篇小说。可能因为这个缘故，对于在小说里说什么话，如何将它变成一件艺术品，都